（第一页）

梅花案

故事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，1967年是两个阶级二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的关头。原因是国民党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归来，参加祖国的统一事宜，但是一次宴会上夫人郭德洁女士，突然被害，我公安战士对这一案件开始战斗。

第一条

明亮的月亮休息了一天之后，从广阔的地平线上升起了，广播电台的大楼上的电锺（kurzzeichen钟）指向12点30分时刻。國（kurzzeichen国）务院电报密室的门打开了，匆匆走进来一位年青（Korrektur轻）的姑娘，手里拿着一份收到的需要立即报告总理的电报。

办公室里，我们敬爱的总理坐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，在乳色的台灯下，批阅文件，虽然姑娘的脚步声放得很轻，但总理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，等姑娘走到身边时总理便抬头望着姑娘说：“有什么事”，姑娘轻声地向总理报告说：“郭德洁女士于今晚上在广州交易会上被害，同时将手里的电报交给总理。总理看完电报，眉头紧锁，感到问题严重，他想了一下，放下文件，站起身来，在地毯上走了几个来回，轻声向身后请示的姑娘说：”小刘，马上向广州公安局发报”，无形（线）电波发向了天空。（二）广州这个美丽的城市，和别的城市一样，一派生气勃勃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在这珠江饭店大桥与华桥（Korrektur侨）饭店旁的广州秋季交易会上的大楼里经过一番精心打扮，正以新的面貌迎接来自世界各國（kurzzeichen国）和地区的朋友们来参加196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。一列列火车从天南海北运来了大批的商品，一辆辆汽车运来了举不枚（不胜枚举）的出售商品，一架架飛（kurzzeichen飞）燕从世界各地载来了无数的外国朋友。正当交易会即将开幕的时刻，广州市委和出口商品交易会，同时收到了中央的电报，1967年奋不顾身归国的李宗仁夫妇欲来参加广交会开幕式，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广州大（第二页）地。广州人民为主席英明伟大深受感动，为吹唻（Korrektur来）口（Korrektur国）民党总统归国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，美丽的城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，一排排彩旂（Korrektur旗）

迎风招展，高大的建筑物上掛（kurzzeichen挂）着标语，机场上飘着鲜艳的红旂（Korrektur旗），数十万欢迎的隊（kurzzeichen队）载歌载舞。当李宗仁夫妇到达机场时，倾（Korrektur顷）刻沸腾起来，热烈的口号声，迴（Korrektur回）荡在机场上空，飞机在机场上空绕圈滑翔着地，在暴风雨般的歌声掌声中，李宗仁夫妇满面春风走下飞机。广州市委负责人王首道，黄荣海，交易会负责人张芳同志迎上去，同他们亲切握手，天真烂漫的儿童，喊着欢迎欢迎的口号，载歌载午（Korrektur舞）向贵宾们致敬，女青年们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起舞呼喊“欢迎，欢迎”。李忠仁夫妇热泪盈眶，不断挥动双手，向人们致意。陈列商品已经放在庭上，三色五宾(Korrektur缤)，影吹音续，五光十色的商品，人们

深为祖国18年来取得辉煌成就感到高兴，为这种突飞猛进的繁荣景象感到自豪。当晚交易会举行盛大招待会，招待世界各国朋友，招待李宗仁夫妇。庞大宴会厅里一片辉煌，愉快的欢乐声此起彼伏，山珍海味散发着诱人的味道，洋溢郁人之感，感人肺腑。40多岁的矮胖子刘刚付(Korrektur副)会长两眼闪灼(Korrektur烁)着欢腾的光辉，红光满面地向贵宾们致敬“干杯，干杯”，你呼我应，宴会上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，刘刚举起杯来走到郭德洁女士面前，深情举劝郭德洁干一杯，郭德洁眼睛一看，浑身一惊，

神色突变，汗流满面，连忙推辞，“谢谢，付(Korrektur副)会长，我不会”。刘刚大笑，“哈哈，一个总统夫人连就都不会和，简直笑话，你还是喝了我这杯酒吧！它是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。”“我已经戒酒了。”在一旁的李宗仁知道夫人会喝酒，并为刘刚的劝酒所感动，对夫人的推辞表示生气，埋怨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不喝了？”（，“）

这杯酒应看在中国人的面上喝下去吧！（”）郭德洁无可奈何地看了丈夫一眼，接过刘刚手中的酒杯靠近咀微微呷了一口，放下，刘刚拿着酒杯，笑了笑道：“干杯，干杯”向其他桌子走去，李宗仁兴致勃勃地和外宾喝着酒谈着话，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夫（第三页）人面色苍白，双目失神，她腹中绞痛，已退出会场到休息室去休息了。

招待员小刘到李宗仁面前，轻轻地说：“郭女士腹痛厉害，我已打电话到医院，医生护士马上就来，请你去一次。”李宗仁吃了一惊，刚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腹痛，他忙离开宴会厅，三步併(Korrektur并)二步，向休息室走去。夫人已经死了，极为一声正在作(Korrektur做)人工呼吸，李宗仁惊呆了，医生站起来，吐着粗气说：“心脏仃(Korrektur停)止了跳动”（三）“嘀嘀”十辆摩托车风驰电般的从广州公安局而来，看那车灯而划的灿烂光柱，听，那突突的马达声，从而使人觉得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触目惊心的大事。摩托车终于仃(Korrektur停)在百货公司大楼的面前，宴会已经结束了，厅中只有服务员在打扫残饭剩菜，收拾了歺(Korrektur餐)具。另有听到扑面的脚步声，王首道，王彪走进休息室。只見（kurzzeichen见）沈处长来了，便走过来亲切的握手。沈处长认真检查郭德洁尸体，摸着死者的尸体，诊断是否中毒，于是撬开死者的口腔，检验有无毒液溅

溢口中。李宗仁注意地看了一下这位沈处长，40余岁，头发已经斑白，中等个子，对王彪说：“死者中毒现象医生检查过没有？”（，“是否急诊？（，）医生检查没有发现丝毫病状，沈处长看了李宗仁一下，问他”郭德洁女士在宴会上有无反感（常）现象？······“有”李宗仁回答说。“她谢绝敬酒”。“我生气地只劝他勉强地喝了一口，就把酒杯放在桌上，还将酒洒了一地”。沈处长点点头把这些重要口供记了下来，然后走向小刘，然后走向小刘，说：（“）是哪位在那桌上服务？”“是我”小刘说。“有什么情况吗？郭德洁女士在宴会上有什么现象？”“她开始是欢喜的，刘付(Korrektur副)会长向她敬酒的时候，她突然神情紧张，汗流满面，抖着手，把许多酒洒在地上，只喝了少量一点酒。”沈处长来到休息室，带上化验工具，叫公安战士进行仔细化验，发现了美制毒性烈剂（烈性毒剂），沈处长回到公安部向总理汇报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处长很早

来到审问室，准备在总理给他的期限内（第四页）提前破案。他坐在审问台上，打开档案柜，取出刘刚的历史资料，翻了一下，放在桌上，右手按了一下电铃。门马上开了，小张进来，“把刘刚带进来，”语未落音，小张还没有来得及转身，小李进来，严肃地说：“刘刚服毒自杀”。“报告”，电报员小燕又推门进来，将一分(Korrektur份)电报送给沈处长而去。

中央对刘刚的宿舍进行了检查，刘刚有三个家，在北京和广州的家公安局未发现，有价值的是刘刚最后一个家，刘刚这个住宅比在其它二个朴素的多，共三间房子。第一件是普通的小厅，第二件是卧室，第三件橱(Korrektur厨)房，其中灶间没有电炉，保险柜已经生锈了，让人觉得是无用的废品，而且无锁，完全是一个电台。沈处长仔细看了看这个保险柜，觉得有名堂，便带到广州。保险柜带到广州打不开，后来和重庆公安局联系，派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，老工人已经工作了九天，但仍未打开，这一天早晨，处长刚起床，正洗脸，小燕兴奋地化验室跑来，刚踏进沈处长的门就喊了起来，“沈处长，打开了”。沈处长故意问小燕（：）“什么打开了？看你这样高兴。”小燕随手将沈处长的毛巾丢在脸盆里，拉着沈处长就往外跑。“哎小燕子，你得让我洗脸啊！”沈处长虽然这么说，但人已到化验室，看到小张和几个公安战士在一起，老工人手里执着保险柜和公安战士一样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打开的保险柜，“打开了吗？”沈处长欢喜地问。“打开了”，小李吼起来，沈处长握着老工人的手亲切地说：“谢谢你啦。”“有什么可谢的，都是为了革命，这位姑娘也费了不少心呀。”老工人慈祥地看着小燕笑笑······一阵笑声之后便严肃起来，沈处长仔细看了这个铁柜内里壁上，有三格铁抽屉，内有暗锁锁着。处长打开抽屉有三个不同的钥匙，他用钥匙打开了铁门，他用第二把钥匙开门时，打开后绿色壁头上有三朵红丝绒的梅花，小燕高兴好奇地叫起来，伸手去拿（第五页）